

鍾國康篆刻

鍾國康篆刻·上卷

鍾國康篆刻

鍾國康篆刻·上卷

圖書在版編目（CIP）數據

鍾國康篆刻 / 鍾國康篆刻. — 杭州：西泠印社出版社，2010.5

ISBN 978-7-80735-751-3

I. ①鍾… II. ①鍾… III. ①漢字-印譜-中國-現代 IV. ①J292.47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（2010）第066944號

鍾國康篆刻

鍾國康 著

責任編輯 邵旭閔 彭德

責任出版 李兵

出版發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

地址 杭州西湖文化廣場三十二號

郵編 三二〇〇一四

印 刷 杭州蕭山古籍印務有限公司

版 次 二〇一〇年五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80735-751-3

定 價 八〇〇圓

ISBN 978-7-80735-751-3



9 787807 357513 >

序一

薛永年

鍾國康者，嶺南之奇人也。生於雷州，僑寓深圳。高居七樓，室號寄缶廬，四壁懸書法，櫃案列千章，令人目眩神迷，如進七寶樓臺。而居恒無定，於番禺有三賢堂，羊城亦有居所，故貿然造訪者，每望門牆而去。本工繪事，然深藏不露，唯以毛穎鐵筆聞名朝野。其京中友人劉君彥湖，與余同事，雅擅金石，嘗稱其能，并做曹丘，因得以相識也。

國康其人，髮濃黑，鬚數莖，短小精悍，身似晏嬰，形容羸弱，而精力彌滿。不衫不履，似落拓，亦似瀟灑。室內戴墨鏡，赴宴着短褲，衣襟之墨痕印色赫然，手機之長繩春蚓秋蛇，似若不修邊幅，而實寓設計意匠。而於嵌名對聯，精巧雅正，早已有聲文林。所作裝幀包裝，更極盡巧密精思。一望而知，此公乃深諳當代社會種種，又善出奇兵之現代書家印人也。

其人語速極快，如彈發連珠。相與論印學，初不言傳統，而自美其美。譏刺今古印人，淋漓酣暢。標舉自家藝術，雄談自信。嘗曰：『吾之印殊少解人，唯上訴真宰耳！』乍聞其言，覺出語輕狂，而相談有頃，輕狂之感頓無，善學深思之詣遂顯。蓋不獨能見古今諸家之短，尤能會古哲今賢之長，取舍前修，推陳出新，其思維辯證，識超見灼，故獨具手眼。余不禁嘆曰：『昔米元章謂英雄欺人，實欺附庸風雅無學而好事者耳。』

治印一道，由來久矣，本於昭信實用，發為藝術審美。秦漢以來，與時俱進，明清以降，復與書畫齊驅。本於六書，而小變篆隸體勢，分朱佈白，而考究疎密參差。刀法兼之筆意，鋒芒迸於美石。妙師造化，發自靈臺，籠天地於方寸，挫萬象於刀鋒。歷代名家輩出，晚近

流派蜂起，各擅其妙，極少雷同。故世稱金石之學，原係考校文字，迨至清代，亦以涵括治印。此獨特之藝術，早與書畫並美，實吾華夏藝術之獨創，民族文化之奇葩，而澤被東亞萬方者也。

觀夫印學典範，真如千峰競秀，百派分流。或繁麗如群星佈天，或燦爛若萬花齊放，或淡泊似春風舒捲，或朦朧近烟霏霧結，或豪放如駿馬脫繮，或神奇如驚雷閃電。意象關乎世情，風調繫乎情性。故千變萬化，面貌各殊，與時俱進，至今尤然。古來交通不便，治印每囿於地域風習，時下開放搞活，印人多耽於抽象表現。彼國康者，貴能超越地域之井底，逐鹿古今大家於中原。此固在眼界開闊，目標高遠，若非積數十年藝舟推移之力，又何能此日中流自在哉。

嶺南印學，盛於乾嘉，黎、謝開其先路，諸家踵繼其後。二樵治印，出自秦漢，間以隸書入印，古樸峻儻。雲隱鐵筆，溯源秦漢，承接元人，雅正淳古。其後雖有陳澧、孟鴻光、朱越生、何昆玉、梁星堂諸家爭流競秀，而名垂海內者，均不及黟山黃牧甫。黃氏佐吳憲齋主廣雅書局，流寓羊城，鑽研金石，篆刻初學吳熙載，後轉攻秦漢璽印，平正中見錯落，含蓄中寓剛健，用拙於巧，不加修飾，異軍突起於清末，影響嶺南至大。鄧爾雅、黃文寬，雖依違各家，各有所成，而深受黃氏之陶鎔，旨趣尚妍雅，亦不容諱言也。

然而，列宿垂天，大星奪目，印壇百家，巨匠奪人。揆諸近代印壇，允稱獨步千古者，唯趙悲盦、吳缶廬、黃牧甫與齊白石耳。而趙、黃秀雅，吳、齊豪放。嶺南多傳趙、黃一脈，

國康性近吳、齊雄肆。弱冠即嗜篆刻，初生牛犢，鐵筆縱橫，不由門入，為求深造，乃搨印百痕，遠赴廣州，請教時賢，得黃文寬當頭棒喝，遂焚膏繼晷，潛入傳統深處，研字學，究佈白，窮筆意，探刀法，行將而立，篆刻已優入法度。個展開幕，求者如雲，作品遠行東亞西歐，日本書畫篆刻家聯盟聘為顧問，年方而立，已為中國書協會員焉。

惟胸有遠志，乃不息進取，需摒棄干擾，能深造求通。明乎此，國康遂擺脫俗物，閉關自處，十三載間，借徑明清流派，參證秦璽漢印，放大各家印蛻，從容斟酌比較，探索時代氣息，謀求印外融通。始悟完白、讓之疎密婀娜，至缶廬而古厚雄渾。考敬身、小松之刀鋒石味，至白石而淋漓痛快。故於吳、齊雄健磅礴，心悅誠服。蓋缶廬得益於石鼓封泥，用刀如筆，蒼古雄渾，佈白雅正參差，邊欄完殘互見，故氣象渾成，雄視千載。白石取法三公山，用將軍印急就法，變曲為直，簡化筆意，誇張收放，單刀側入，天馬行空，沉着痛快。以是，國康因白石堂名寄萍，昌碩齋號缶廬，乃合而為『寄缶』，自名其廬，蓋欲囊括兩家而更求開拓故也。

歷二十寒暑，鍾氏印學卓然自成一家。蓋取白石之肆而去其薄，取缶廬之雄而去其鈍。合二氏之長，融多家之美，剛健益增婀娜，渾厚亦出鋒芒。字法以斯篆為本，兼之繆篆、漢隸、旁參簡體。筆意以篆為體，以魏碑、黑體、宋版、行草為用。刀法旁收博採，不拘一法，尤於天發神識，多有會心。其印務求內圓外方，氣足韻厚。白文分佈，取漢印計白當黑，虛實以變使轉，橫斜以佐平直，倍覺筆陣之嚴，不乏壯懷之肆。朱文佈白，取碑額鏡銘變化，

增其轉折頓挫，有風舒雲捲之逸，多浪遏飛舟之雄。更益以石門頌堂宇之寬博、王覺斯勾連映帶之氣脈，顏魯公抱一守正之張力。其獨特之風格遂炳耀乎諸家之外。

趙悲盦曾有印跋曰：『古人有筆兼有墨，今人但見刀與石。』刀鋒石味，每見諸西泠八家，有筆有墨，自趙、吳更形自覺。唯水暈墨章，運於宣紙始見，石質堅實，發揮墨暈為難。以是晚近印人，知易行難，苦無良策。凡稱有筆有墨者，不過筆意之筋骨肉畢具耳，鮮有得印中墨趣者。國康參白沙飛白之蒼，取虹廬漲墨之潤，出之以刀鋒隱顯與夫印石斑駁，更從印泥之粗細，鈐蓋之輕重，求飛白漲墨之趣。於是，治印之墨法乃備。其行刀如筆，或正或逆，或衝或切，亦單亦雙，或沉穩，或跳躍，筆中見意，意外有墨，或精整如玉箸，或風化如古拓。清晰處為多，一如晴空朗月，模糊處輔之，又如興雲蘊雨。鐵石變為生命，藝術賦予精神，不獨筋肉停勻，精氣神飽滿，而宇宙大化之萬千變化，亦現於方寸也。論者每云，國康印藝，變嶺南之秀雅，成河朔之壯偉，氣象渾成，磅礴恣肆，沉着痛快，生意勃發，一味霸悍，良有以也。然以余觀之，國康之技，豪放寓乎沉雄，剛健兼之婀娜，庶幾近乎道矣。道在自然，更在三易。三易之中，變易居首，不易莫後。義獻相傳，古質今妍。而書為心畫，古今不易。視覺經驗，昔弱今強，而應目會心，千古同慨。國康初謂余曰，『吾之刻印，富現代感！』余質之曰：『何以見之？』答曰：『富張力，極動勢，抒個性。』余辯之曰：『當代印人，莫不以此自鳴，而少入法眼者，何哉？君其無異乎？』答曰：『吾以傳統為庭廡，以新機為氣韻也。』余始恍然曰：『國康自謂之現代感，得非「質沿古意，文變今情」者乎！其

「古不乖時，今不同弊」，豈偶然哉？」

余嘗論藝云：『天然功夫，如鳥兩翼。傳統得於功力，天然發自個性。無功夫之天然，何異小兒？失天然之傳統，個性彫零。必也賴功夫而發個性，離習氣而成風格也。』國康學力深厚，故鐵筆縱橫而不失準的，而其彰顯個性，卓然成家，則始於擇近代之高端，揚其長而補未逮，發前人之礎潤，弘諸己而滂沱。師造化之神奇，寓鐵筆以生命。解諸藝之同理，求通常而達變。觀風吹草動，入篆刻之微茫。見打鐵截竹，納張力於印學；思老藤蒼苔，悟骨外有肉，比新舊影片，更覺時代有別。至於廣告之簡明、版畫之黑白，凡所經歷擅長與感悟者，一一納之於篆刻。故其方寸之內，氣象萬千，鐵筆奏處，風雷激蕩，生命之激情，精神之燦爛，無不現於腕下矣！

余少小亦耽篆刻，及長專事賞鑒。著述書畫，偶及印學，早已老眼昏花，篆刻荒疎亦久。不意國康謬認賞音，以新版印集即將付梓，關山千里，來京索序，掃榻深圳，傾談既往。余遍覽近作，驚其才藝非凡，聞其畧歷，欽其自學成才。偶然閱其舊譜，見已鈎去若干，論其長短，亦謂朱文無稿操刀，正在知難而進。足見其嚴以律己，貴有自知也。國康豈狂人哉！乃畧述己見，聊為引玉之磚，并謂國康曰：『高才年方知命，已名動遐邇，大展雄才，來日方長，金石壽永，勿以求索日衆而忘其將傳百代也。』國康曰：『然。』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必矣！

序二

賈平凹

紀涑子為王養鬥鷄，歷久乃成，其鷄望之若木鷄，蓋德已全，它鷄無敢應者。

這個故事，我最先不是從《莊子》上讀的，是鍾國康告訴我的，他送了我一枚印：木鷄養到。

鍾國康是我十餘年來見到的很奇怪的人。他凹目翹鼻，鬍子稀疏，頭髮長，捲而油膩。

老是穿黑衣。似乎背有點駝，前襟顯長，後襟短促，一條綫繩從領口拉掛在腰間，他說有這條綫繩就生動了，其實拴着一個手機。行走飄忽，有鬼氣。

他是位書家，用筆在宣紙上寫字，用刀在印石上刻字。

形狀這般的孱弱，他應該低眉順眼，應該寡言少語，但不，他始終不能安靜，走來走去，好激動，表情豐富。不停地要說笑，邊說邊笑，邊笑邊說。我見過他在宣紙上寫字，墨調得很稀，長鋒筆戳過去，幾乎是端着水墨，淅淅瀝瀝地就到了紙上，然後使很大的力和很大的動作，如武術一般，出奇的是墨是墨、水是水，有海風山骨的味道。那場面，能想象李白酒後作詩，李白可能很清高，很瀟灑，他卻幾幅字寫成，滿身墨漬，尤其用衛生紙按拓，一團一團髒紙在地上丟下一層。在印石上刻字那就更瘋了，眼鏡往額上一推，好像讓頭上再多兩隻眼，然後拿塊印石，看，看，看得印石都羞了，猛地從懷里掏出刀來，別人的刀都是一乍長的，他的刀一指粗一半尺長，簡直就是鋼鑿子！咋，咋，咋，他講究節奏。他刻印的時候

大家都圍上來，不敢出聲，他卻好為人師，講為什麼這個字這樣結構，這一刀處理有什麼含義，怎麼會出現這種效果啊，他哇哇大叫，為自己得意。

他從來都是自負的，眼裏無一人無一物能礙，卻同時又都為他囊括。仰觀象於玄表，俯察式於羣形，他正經地告訴我，他要活到九十以上，他要年年把一些東西加進他的藝術裏。我不能準確地讀出他有哪些突破有哪些局限，但我在他的書法裏讀出了金石味，在他的印刻裏又讀出了毛毫、水墨甚至宣紙的感覺，其宣紙上、印石上的作品雄沉豪放，感情充沛，生命蓬勃。

關於他，社會上有許多傳言，說他相貌奇異，舉止常出人意料。說他飯量極少，精神張狂。說他自制墨和印泥，弄得屋裏臭氣不散。說他外出開會，車廂就放一筐印石，三五天回來那印石全刻了，然後一筐一筐的作品就存封在那一間專門的房裏。說他好色。說來求印的，一枚印二萬，若討價，就二萬五；再討價，就三萬；還要討，便起身送客了。說現在有許多人在社會上收集他的舊印，有收集到一百枚的，有收集到二百枚的，還在收集。說有大老板正籌劃給他建藝術館。

我看着他，總想：這是個什麼人呀，可能前世是鍾馗，今世纔一身鬼氣，又邪而正，正而大嗎，或許是關公門下吧，玩的是小刀，使的卻是大刀的氣勢？

我也送他一幅書法：木鷄養到。

序三

羅韜

國康於印壇並世諸賢少所許可，或譏曰做，譏曰弱，譏曰熟；然於己作，每拍案稱奇，不吝譽詞，常擎朱而嘆，恨古人之不我見。諦觀所作，知其心目之中，自有三百年之繩尺在，非徒佯狂自喜也。

夫印學自明清以降，巨擘輩出，流派紛呈，高明者尚氣，沉潛者尚韻，而各具異量之美。至於吳缶廬、齊白石，則猶詞之有蘇辛，可謂純陽立極；至於趙叔孺、王福厂，又如詞之有周吳，可謂純陰盡致。後世才賢，欲效一躍之鱗，將何所透乎此乾成坤定之網歟！

國康於印學之得，正不在剛柔門戶之別，而悟入山海不二之境。昔苦瓜和尚《畫語錄》曾言，山含海勢、海具山致，『山之自居於海，而海亦自居於山』；錢默存詠雪寶山詩，於此更取象申意，發揮幾盡，一反夫子山仁水智之辯。而以此觀物，直可以畫山如水，勒水如山，雲作石寫，石作雲勾，泯乎剛柔之分，要在動靜相轉。

國康治印，其刀以筆為師，冲鑿輒有使轉柔毫之勢；其石以水為師，點面見水墨漫漶之痕，行草之神運於篆隸，飛白之動凝於金石。百煉鋼化繞指柔，千秋石現淋漓氣，空間感彰進行時，刀筆水石，莫不思出其位，此鄧完白或有未盡，張燕昌病於未融。而國康妙運其間，精神燦爛，奕奕紙上，於缶廬蒼莽而外增其盤剌，白石勁健而外增其渾厚，或因或革，無不於物物互轉之間開一生面，此國康之可睥睨當世，豪氣自橫者。

易曰：君子思不出其位，而國康造藝皆具出位之思，然則國康豈君子哉，直一霸才也！

石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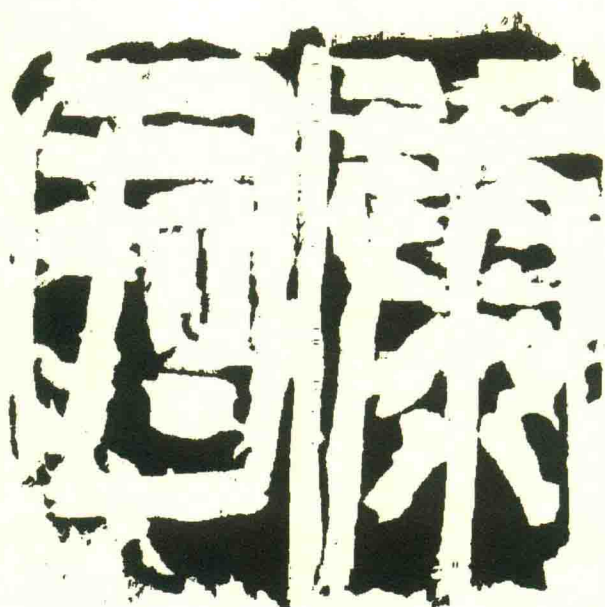


國
康



國康

國康案上所用





寄缶廬

寄缶廬 國康案上所用 舊石二面刻 己丑補記

國康案上所用
舊石二面刻 己丑補記





寄缶廬